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王二補註附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前漢書韓信已平齊地漢王止爲皇帝  
齊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  
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忍  
爲亂乃使使赦橫罪而招之橫乃與其  
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廡置橫謝  
使者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高帝帝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  
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  
其冢旁皆自到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  
橫客皆賢聞其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  
兄弟能得士也橫與兄榮皆田澹從弟  
顏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

韓文公

京洛陽也橫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  
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為櫛史其冬  
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橫墓下唐都  
長安亦不得去東如京也洪興祖云公  
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  
為西都而此云東如京何哉或云嘗本  
作自東如京公其年春三上書未仕不  
報五月出京來歸河南至是自京何為  
邪公其年二十八爾抑不過求仕  
於京師此孟子所謂皇皇如也

貞元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愈一有東如京道出

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因取酒以祭為

文而弔之其辭曰按地理志唐都長安號曰西

之遺制班固張衡各賦其事是也公以貞元十  
一年正月三上宰相善不報五月戊辰遂東歸  
蓋墳墓在河陽東歸省焉復自河陽而東入洛  
將以求仕故曰東如京也道出偃師祭橫墓焉

復志賦所謂出國門而東驚矣洛師而振望是也  
是時不得志於京師謀西居洛其後廬於嵩  
山之東至十二年遂自洛入汴以從董晉之命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

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歔歔悲傷也音虛希

歔又許既切禁音居吟切止也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

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一作其從

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

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劔鏑抑所寶者一作非

賢亦夫一作大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去其遑遑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之故宅也

無君則皇

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

也

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沛偃仆也楚辭回朕車以

自古死者非一夫子

至今有耿光踈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 歐陽生哀辭

并序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唐史有傳所載事跡多出此哀辭

為詹傳今考之文公集傳則云矣惟孟簡為之傳小說載焉大略書其為四門

助教正元十五年獻書宰相不報去遊太原潔一妓遂還京卒詹父母老矣公

所謂以志養志今乃爾耶疑好事者託簡為之辭也及覽詹集有初發太原途

中寄太原所思有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

史於文藝立傳大槩本公哀詞其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余集十

卷行于世哀一  
詞所無也

歐陽詹世居閩越

泉州即古閩越之地辭在送惠師詩

自詹已上

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

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

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即位總

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往有治其地

常袞京兆人相代宗後以事貶守潮陽建中初

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卒于官其後閩人

配享袞于李宮云按唐志福建觀察使所袞以文辭進

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

誦書作文辭者

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嗟相有

名於時又作大官  
臨蒞其民云云

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

譙饗必召預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  
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  
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  
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  
二一作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  
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  
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  
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

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

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然其燕私善謔以

和其文章切深遠一無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

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詹有文集傳於世李貽孫

建團練副使曰詹之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

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已

諾其命而詞竟未就價有文又蚤死大中二年

訪其裔獲其孫曰解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

其所傳也為題其序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

亦以卒後嗣之志去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

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

一作

有獄不果上觀

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

詹今其死矣

本傳云卒年四十  
崔羣哭之甚哀

詹閩越人也父

母老矣捨朝夕之養

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行

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

一無

之字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詹雖未得仕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

友雖詹與其父母皆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

李翱既爲之誌

一作傳  
又作說

余故字作哀辭以舒余

哀以傳于後以遺其

詹一作

父母而解其悲哀以

卒其

詹一作

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

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

曾子之養曾皙常恐有違故孟子曰事實既修

兮名譽爰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

兮其存者長魯平時年方四十終要必死兮願永不

杯傷友朋一作親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一作

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一作齊兮人道之常在

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遠兮魂魄流行祭

祀之一作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救一作益兮仰

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

亦難志

題歐陽生哀辭後

公與群僉同年以吾所為合於古語見叔孫通傳云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  
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  
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  
城劉君伉口浪切伉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語  
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一作無怨志益  
堅凡愈之爲此文蓋痛一作哀歐陽生之不顯榮  
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

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一作其

文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舊本

無則進已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

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可一有得見學古道則欲兼

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

苟譽毀一作毀譽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閩川名士傳歐

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祐時

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闕試薄遊太原於樂

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

都當相迎爾即洒泣而別仍贈之以詩尋除

子四門助教在京籍中者思之不巳經年得疾

且甚乃危辭引髹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

死矣苟歐陽使至可以信乃遺之絕筆而  
逝及使至女弟如信持歸京具白其事  
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  
按此傳蓋當時士大夫皆謂詹惑一妓而死  
公之哀辭非獨哀詹抑亦以辭時人之惑歟  
故末句云則知歐陽生也無惑焉其意可

###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太子舍人助之子柳宗元為之墓誌曰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二年用傳學宏辭為秘書省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定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原曰某助見本集獨孤郁墓誌

中語大率與寄崔羣書同蓋太史公伯夷論也于時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君賦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

墓辭天問

曰冥昭曹闇  
誰能極之

行何為而怒

一作怒

邪居何故而憐

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怕不足於賢邪將下民

之好惡與彼蒼

蒼一作蒼

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

於其間邪死而者

一作者

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

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

聞其聲如處

一作見

其旁

一作容

嗚呼遠矣何日而

忘

### 為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按唐吏穆員外懷州河內人字與直工為  
文章村亞留守東都辟佐其府累遷

御史

卒

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顛謹以清酌之奠祭于

亡友穆六端公之靈

一本無此二十六字

於乎建中之初

予居于嵩攜扶北歸

一作奔

避盜來攻晨及洛師

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

自山子之俊明我銳而頑道既去異誰從知我

我思其厚不知其

一作不可

於後八年君從杜

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索罔

有疑忘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

手君揚其鑣

鑣馬銜也悲嬌切

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

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我復

一作復我以誠終

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

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

命三司

唐志凡寃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察我子

獄相從係縲直生可

一作何

樂曲死可

一作悲云

曲生何樂宜死何悲

上懷主

一作王

人內憫其私進退之難

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

貞父寧告歸東都哭以秘書監致仕卒

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

他往復其昔

一作音

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

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經

一作并

孰云孝

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一作聲酒肉在  
前君胡不滄外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  
日來還

###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當正元之癸未揚皇威而左授公  
正元十九年冬自海使出陽山也過郴  
州識李使君其詩有李真外寄帝筆刻  
所謂獲帝筆之雙翼也有又魚招張功  
曹則授以魚之短韻也正元二十一年  
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于郴郴在衡  
山之陽則所謂埃新命于衡陽贊薪菊  
於館候也始訝信於暫疎遂成函於不  
救則李使君其年冬死也正元二十一年  
是祭之末正元二十年十一月  
八月改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叅軍韓愈舊本

去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一字無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前漢鄒陽書云

傾蓋如故知與不知也言不相得白少至老猶

新若知情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傾蓋謂交

蓋駐車也顧意氣之何如曷一作日時之足究當身

元之癸酉惕皇威而左授西晉作未按公以言

十九年癸未別知賦曰歲癸未而遷逐伏荒炎

之下邑嗟名類而位小荒炎南方也小歷賈部

而西邁西當為南邇清光於而一作暫觀言若一作

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

賈賣也售賣去手也時公獲罪

追程而進故雖暫遇不交一言亦賣物之不售也

也痛谷風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賈音古售

承况哀窮荒一作之無圖聖百憂以一作自副

辱閭評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

窺逸跡於篆籀篆籀古書也素時史籀造苞黃

甘而致一作胎橘安仁筌賦披黃苞以授甘

也獲紙筆之雙質投以魚之短韻媿朝瑕而舉

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新命謂貞元

月丙申顧京即位大赦公得內徙任便居住故

來游世當時未有法曹之命故曰候朝命於衡

陽衡陽者當作桂陽蓋郴州為桂陽郡也故下

句云航北湖之空明衡陽即衡州也於理不通

候館市樓也空大亭以見處越水木之幽茂逞

見巡府西詩也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一作清耐航北湖之空

明觀鱗介之驚透浮休南遷錄云郴州北湖實

退之所謂航北湖之空明者也自新法已來上

涸為田然尚別溟極望退之詩又魚召張功曹

又曰回頭為語張公子皆自宴州樓之豁達衆

管啾一作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一作愁

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穀張弓

切三穀言三夜也按公後至衡州題合江亭詩

太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及八月十五贈張

功曹詩則知此秋月三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

以宿留宿留當作傍留見南山詩念睽離之在

天書謂江陵法曹之命也

一

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

謬縞紵以結交見儻後日之北遷指李使君而

也言約窮歡於一晝雖椽棹之酸寒要拔貧而為

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

踈遂成凶而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

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時李使君與

死於郴州柩過江陵感而哭之時未葬元年也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

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雛彼儉人

之浮言雖百年其何詎洞古往而高觀固

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無明白而

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按此則知李使君始亦以護護

罪戾于鄆州遂死殿所公既知其終始將欲於朝申雪之

### 祭薛公達助教文

補國公達正元九年進士仕祭國子助教元和四年二月十四日其詳見公所

誌墓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

世祖諱昉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景後同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

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

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

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  
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六若在人前  
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負外文

集有墓銘 時陸宣公典貢舉季友  
正元八年進士公同年至是元和十年  
凡二十三歲其  
詳見公所誌銘

維年月日愈等

一云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

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負外郎謹  
庚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負外之  
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為邦

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  
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  
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解世外纏公事內  
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於今一作昔又  
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且廬親之墓終喪乃  
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  
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  
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聖其降止論得一作叙  
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此篇雖名祭文實四言詩體也  
正元十九年冬與張俱自御史為令南  
方張為柳之臨武公則連之陽山而陽  
山路出臨武蓋由柳踰嶺而後至明年  
冬相會於界上虎取公驂而去明年以  
順宗即位二月二十四日赦借為椽江  
陵張後為京兆府司錄又為河  
南令并官去公嘗誌其墓矣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

御史中丞韓愈

一云維元和十二年彰義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太子

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

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

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一無十負

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峙德宗貞元十九年公與署同受詔君德渾剛

為監察御史峙立他音文里切

標高揭已

紀音

有不吾如唾猶淫

言嫉邪之甚

余慙

而狂年未三

紀

慙愚也音陟

與慙同

乘氣加人無敢挾

恃

一作無

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

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廳揉君飄臨武山林之牢

二公爲御史權幸不喜皆側肩帖耳以伺其過

後果披讒皆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柳州臨武

武令廳音吾飛鼠也揉音奴刀切猿屬公赴江

如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

號一作

顛於馬下我泗

君咷

咷徒力切說文曰楚人謂泣不止曰咷

夜息南山同卧一席

南山終南山也公詩曰前年

遭譴責探歷得解是也

守隸防失祗項交

跣

也

洞庭漫汗粘天無壁

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界漫汗水廣

大貝上音  
莫半切

風濤相逐中作霹靂

濤大波也逐擊也音仄霹靂雷

也

激追程盲進帆艤箭激南之

上一作

湘水屈氏所

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

湘水出零陵北注洞庭南行者必循水而上故

曰南上湘水屈氏屈原也二妃舜婦也皆見送惠師註

山哀浦思鳥獸叫

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

謂縣

臨武也陽山在臨武之前按九域志郴州西南到連州三百九十里故曰南踰也

把醖

相飲後期有無

言未定也期宿界上

一夕相語

郴州連

界自別幾時遽

一作復

變

一作偏

寒暑枕臂歌眠加

余以股

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卧足加帝腹上枕音職任切

僕來告言虎

入廐虺無敢譙逐以我驂去

驂驢子也音土東切去音起呂切

君去是物不駿於乘

枚叔七發云乘壯駿之乘

虎取而往來

黃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

十二支黃虎屬也徵當作懲寅謂翌

日也徵懲取也言翌日為寅虎必度來當戒備

之膺當也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而左傳亦云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

遷也承杜預以為承音懲楚言則習俗相傳其

來也遠故韓公於此亦用之蓋郴州在春秋戰

國時皆楚地也東坡九仙山詩云山前懸虎跡

侯吏饒敵競我生本艱奇壘土滿金甌山禽與

野獸知我又踏蹬笑胃候吏還繫虎吾有命即

與君俱膺之意也猛獸果信惡禱而憑言虎果畏信其

非禱於鬼神以

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椽江陵

非余望者

郴州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即五嶺

遇赦北還故出此嶺中署待之於此復與

郴山

竒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選逢也而

見曰選音五各切楚辭九章曰重華不可選兮

自西流東謂之沱河東北山嶺隆峻謂之蘇山

觀大抵神仙事跡居多乃古來山林深遠人迹

罕到固神仙所宅也裏外僧舍十餘匪惟出山

最爲幽勝自離京師涉江淮以來惟郴州城中

有流水又有愈泉卓劍泉皆在城中溪上尤多

奇石劍泉者俗謂之早劍泉言炎布追殺義帝

于此卓劍而成泉也愈泉者飲之獲愈也皆清

流激冽浸灌資利餘見祭郴州李使君及廖道

士序衡陽放酒一作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

毛衡州爲衡陽郡言放意於酒喧呼嘲競如熊

咆皆猛聲上音蒲交切下音呼刀切楚辭曰

唐入酒令見入日登高詩沉酒日酒音彌袞切

虎豹兮熊咆  
又曰虎豹咆  
委舟湘流往觀南岳

山在衡州  
雲壁潭潭穹林攸擢

無枝柯稍擢  
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長而殺者  
太湖一名宮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湖中自石橋港舟

中有鹿角洲浮休南遷錄太湖中自石橋港舟

行數里東望培塿迤邐林薄有曰鹿角洲有巡檢司去青草湖十餘里

怒頰豕狗  
鮎大魚也音乃兼切蜀本圖經曰鮎

而口小者名鮎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鮎一名河

化三魚並堪為醢美而且補

音許角切豕聲也今世韓文本皆

作怒頰豕狗非惟無理兼不協韻

奴餘咏走官階下首下尻高

下馬伏塗從事

傳曰尻益高階下音亥雅切洛

下囊下皆同首下音亥駕切

是遭塗駢

駢為下也

下音亥駕切

子徵博士君

以使已

憲宗即位

公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既而邕管經略使奏署為判官尚止于此

已止

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兩都相望於別何有

公分教東都生時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前漢賈捐

之曰京兆

解手背面

禮疏主人請賓平敵之

辭遂十一年君

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

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

署為尚書刑部員外郎以

守法不阿下遷虔州刺史虔州為南康郡昌當作康聲之誤也

明條謹獄氓獠

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瘥

改刺澧州為音干偽切

還家東

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

仲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

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

裴度伐蔡辟公爲行軍司馬馳調汴帥韓洪俾

出兵助哭不憑棺莫不親斂不撫其子葬不送

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下爰  
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  
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貞外太夫人文

李邢之母  
邢有墓銘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胄子茂族配此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  
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  
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正元初進  
士第累擢監祭御史殿中侍御史遷給  
事中憲宗悅之拜御史中丞後暴卒唐  
史有傳公時為比部郎中史館脩撰  
薛嘗劾浮屠者尚官為姦會  
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劾  
究之得贓十數萬當以大辟獲近更保  
救於憲宗有詔釋之存誠不奉詔鑿虛  
卒抵死江西北監軍高仲昌妻劫信州刺  
史李位謀反追付杖內詰狀存誠一日  
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就無實未幾  
後為給事中會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

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暴亟帝惜之  
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其謂給事中御史

中丞時  
所為也

維年月日

一云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  
閏八月乙巳朔十五日巳未某官某

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外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御史中丞也詩人墨客爭譏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塗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憇之悲具僚興去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

知我最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  
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 祭裴太常文

補裴不  
知其爲誰

維年月日愈等

一云維元和九年月日給事中  
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

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  
侍郎直史館脩撰韓愈等

謹以庶羞清酌之

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  
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冥自郊立故  
事宗廟時宜犬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群  
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捐陳根源斟酌通變莫

不允符天百克協神休至于一作公卿冠昏士

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

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必一作古經獨

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備俛宗親飭

一作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

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去具美而不求年某

等早接游從實歛道義致誠薄莫以諫終天嗚

呼哀哉尚饗

### 潮州祭神文五首

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雨于太湖神三四謝晴于城隍神五祈雨于石神

太湖神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  
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  
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九大神  
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  
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  
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  
粢酒食器皿損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  
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  
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脩之莫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穞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一無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此一無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畫

翻雲陰卷月日也

翻即計切方言曰解也卷月日疑作慶白日傳馮誤也下

篇亦去  
白日

幸身有衣而口得食

一作給神役也充

上之湏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攻擊  
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  
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  
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  
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  
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閉  
人之不幸若饗一作若谷糞除于天地山川清  
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

恩夙夜不敢忘急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  
毛清酌嘉肴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  
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雋以清  
酌少牢之奠告于界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

山川之神克庥庇一無於於人官則置立室宇備

具服器莫饗以時今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

耕男忻忻術術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

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一作茲

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  
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  
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  
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  
敢有所祈尚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二



新刊經 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觀此文則公之精神豈特開衡之雲哉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  
刺史無治行一無字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  
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  
咎于其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

仰山之神

仰山山名也按唐志袁州宜春西南  
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

將順所鑿九域志曰袁州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陟詩曰高山仰止名取此義倦游錄云袁州

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咸靈頗著幅員千里之內事之甚謹柔毛之獻歲時相繼故動以數百餘

輩爲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

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憫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

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有墓銘公時爲袁州刺史  
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夢奠于柳州  
公以其月二十四日自潮即袁此文袁  
州作也劉夢得有祭文且序其集云

維年月日韓愈子五月壬寅五日丙午韓愈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  
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淮南子曰人者千

極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故  
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又

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故曰當其  
 將有大覺然後知其夢也故曰當其  
 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此意本出  
 莊子至淮南子變文以鍊繹之覺音居效切寤  
 也今俚語尚然校辨也亦音教子厚少年俊偉  
 知名當世乃不自愛惜附叔文匪人自致青雲  
 俄而素內例遭黜責此真邯鄲枕事也謂其行  
 事不足記錄故直以夢此之與下文犧尊以青  
 黃為夾良馬以脫羈馬為善皆反覆為子厚文  
 過矣至於求身行則以小人語禹錫不少假借  
 公之筆法

嚴矣哉 丸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  
 之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

云刻木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又加  
 青黃文柔之飾與斷弃溝中不被收用者殊犧

音義按周禮司尊作獻鄭氏子之中棄夫脫馬  
 謂飾以鳳凰婆娑音素何切

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 中棄謂貶柳州也馬音莊

子馬蹄曰連之以羈馬注云羈馬絡頭馬絆前  
 兩足也歐陽般舟和尚碑跋云子厚與退之皆  
 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  
 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  
 每極編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  
 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顯  
 後世自當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  
 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按本傳愈常稱其文曰雄  
 深雅健似司馬子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司馬遷  
 長崔蔡不足多也富貴無能磨滅誰紀書自古  
 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子之自著表表一作  
 紀惟凋儻非常之人稱焉子之自著表表一作  
 愈宗元少年名重請復尊号不善爲斷血指  
 汗顏巧匠旁觀縮袖間言當世群士不善者  
 較失錐大半亦不敢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  
 較也巧匠自謂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  
 徒掌帝之制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子之視人

卷之三十三

三

李

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

言子厚既死群輩妄以文得名

譬猶鷹隼一

去而鷲雀紛拏也

蜀都賦森搏搏

而刺天歐陽公

師韓愈者也及其既卒東坡用

之曰譬猶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

出舞猶螭而號狐狸即此意也

嗟嗟子厚今

也則

一作

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

好事集云柳宗元

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得韓愈所寄詩先

以蓋徽露盥手熏玉黹香然後發讀曰大雅之

文正當如是子厚平昔敬公如此故公有不鄙

之凡今之交

一作

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

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

傳本

云宗元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

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墮徒果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一作設祭棺前矢心以

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集有黃陵廟碑此祭文刻其陰

沈傳師書云黃陵碑其後書曰其將修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

守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

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

一又有湘字

夫人二

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陽

一作懼州

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

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

曰如汝

汝一無序

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素

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徃昔實發夢寐

凡累

或作三或作四皆誤

年於今乃合夙夜悚惕敢忘神

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

一作損

憑附之質丹青之

飾暗昧不蠲

一本頻作損一作佳非

不稱

尺證切

靈明

一作靈

外無四垣堂陞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

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

石本無此四字修而

作之舊碑斷

一本中折非

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

不可讀謹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主石仍刻

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

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  
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  
其真遂不復刻

### 祭竇司業文

諱牟集有墓銘  
二年二月卒公志其墓甚詳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  
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  
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為郎

中

通典曰虞部蓋古虞人之職掌京城街巷  
植山澤範圍草木薪炭共湏田獵等事焉

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

高平命副

一作制

儒宮

澤州爲高平郡  
遷國子司業

朱衣銀魚

象服以崇

獻風君子借老詩曰象服是宜言古  
人觀象作服也國史纂異曰朝儀魚

袋之飾惟金銀二等至武右乃  
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仍舊錫祭考妣孝道

上窮官不滿能亦去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

一作公言年踰七十可以望於八十矣莊子曰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今俗本改爲

踰七八年孰  
非望公誤矣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

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

公一兄三弟相繼  
而起自郎官出守

者三人謂  
常群庠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赫我之獲見實自

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

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所漸者然

也漸音子兼切

自視鷓鷯望君飛鴻

鷓鷯鳥子須母食之曰鷓鷯能自食曰鷓鷯

音

四十餘年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並躬

爲公

河南令時奉爲洛陽令公送石洪序六二縣之大夫是也

俱官於學以織臨

洪惠許

一作詩

不酬報德以空兕生莫接孰明我

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 祭主簿侯喜文

喜字叔起汝州人久從公學常以狀薦之于盧郎中以書薦之于陸貞外是以

登正元十九年進士第七年爲校書郎十二年爲協律郎至是終于國子主簿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

信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

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罔不拾遺一作罔不捨遺

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

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

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

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

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去亡一作日亡今其有

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

之去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

哉尚饗

# 祭竹林神文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而奏黃樂三日而然。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竹林神名蓋起於此。禮記祭文皆禱旱。其後賀雨表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呂職司京邑祈禱實。顯公時為京兆尹。長慶三年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

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

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醒聞音

無明德之馨而有神之一作惠罰無差施罪瘠

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

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 曲江祭龍文

皇城東昇道坊有流水屈曲  
謂之曲江見曲江荷花行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  
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  
將稿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像齋戒

祀禱

董仲舒書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祠戶無斬木山林曝至聚庭

以玄酒脯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諸里社取五蝦蟇錯里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五蝦蟇焉其酒脯祝禱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蝦蟇皆權之於四通之衢神農求雨書亦云神其享佑之將降甘雨以惠茲人

一有急急如律令字

### 祭馬摠僕射文

唐書有傳摠僕射泉州別駕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使累遷戶部尚書卒祭文與傳合交州安南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

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

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餽頽跋

寘一作顛而不踈乃得其地州姓南仲幕府監

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惣坐貶泉州別駕盈珍

入用事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贊

保護乃免繚觥不安貞上五結切下五骨切跋

躡進退有難上浦撥切下陟利切跋足跋也音

於卧功泉州即古閩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

越之地見送惠師詩

交州抗節番禹去其螟蠹竊越大蘇元和中以

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使殿鎮也丁鍊切

典曰安南府漢之交趾郡也初理龍編縣又待

理番禺大唐為交州後改曰安南都護府今南

方夷人其足大趾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別交

故名交趾番禺縣名分屬廣州為嶺南節度府  
有禺山尉他葬於此東坡書柳子厚大鑿禪師  
碑後云今以韓碑考之則馬公自安南還南海  
非桂管也故曰遂熙交州抗節番禺以是知唐

史之誤當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

始起

久之入為刑部侍郎

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

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以相臣謂裴度也十二年兼御史

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以誅元濟

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

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鷄惟蔡及許舊

為血仇命公并俟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

優

吳元濟平留摠為淮西節度使貞元初分永平之許州淮西之陳州置陳許節度使治許

州忠武軍領之從摠為節度

始誅鄆戎厥墟

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

李師道平折鄭曹僕等爲一道除摠節度

事見鄆州溪堂詩

惟東有猗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有

餘幾律萃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

猗紅大也居例切陟毒也

以喻鄰寇時東別

汴密西別魏博皆乘亂逐帥准鄆截然自居預

摠以安律萃高貞上音劣戌切下促律切帝念日一作厥功還公于朝

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

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

當謝之秋賀罔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

于次

穆宗長慶二年召爲戶部尚書檢校尚書左僕射方至卒昔我及公實

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

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

翰音寒  
筆也

曾不醉飽以勸

酒哉莫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李勣集武公諱儒衡字廷碩年二十四  
得進士第歷侍御史夫人隴西李氏先

公而  
卒

御史

侍御

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盤

悅于篋

斂比之斂名音側切珥珥也音仍  
吏切盤小囊也音蒲官切悅巾也音翰

城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

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

吾師去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其

一無字所

積善惡受報旋

一作環

復不窮也極西方有佛焉

肥

見送

靈師誌其土大樂親戚如能相爲圖是佛而禮

之願其生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

撫愾也音武

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

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

且一無字

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

方九又安

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

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

韓愈聞而弔之曰

哲哲兮目存

哲白也思積切

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

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子勲以妾塞悲

兮

補註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與公此言則一而公終之曰以妾塞悲蓋子厚信

佛而公不信也

慰斯斯

一無新

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

文

###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集有墓銘補註  
郝之子漢公之嫡故有婚姻之語其詳見所誌郝墓云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  
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  
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一作厥家  
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丞

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父諸孫  
盈于室堂公始一作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  
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致大故嗚呼哀哉愈以  
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  
公其歆之尚饗

### 祭虢州司戶十二兄文

諱岌集有墓銘曰皇祖養素也其孫  
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及  
公集者才此五人又有牟焉以殿中侍  
御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逸焉公嘗  
志岌之墓云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十二兄魏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惟我

皇祖有孫八人

按宰相世系皇祖諱叡桂州長史

惟兄與我後死

孤存奈何今日

於一作於今

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

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統墳趨奔束制生死虧恩  
歸女教男反骨全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  
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 祭鄭夫人文

補註

舊唐志正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

官進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  
總麻之恩其嫂叔服宜集學若群議  
徵令狐德棻奏議引鄭仲虞頽洪都馬  
援孔伋事嫂叔當服小功制曰可則嫂  
在唐小功服而期服自公始故去受命

于元服必以期此公所以報也

維年月日

一云貞元九年歲謹於逆旅備時羞次癸酉九月朔日

之莫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媪滎陽鄭氏夫人

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

爾雅釋訓

日不辰不時也

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

生實惟媿恩未齒一二

一作

年兄官王官提携負

任去洛居秦

亂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音初觀切兄會時為起居郎詩曰是任是

負負猶抱也

念寒而衣念飢而餐

俗作

疾疹水火無

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

屯

十二年日紀荐再也音才旬切屯難也音諄

兄罹讒口承命南遷

窮荒海隅天闕百年

會以元載坐貶韶州卒夫闕於此遂爲百年之別也

劉孝標辨命論云天

闕紛綸莫知其辨注云夫謂年壽不長也闕小也言年何止此而不逝也

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

庚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煖氏辛勤來歸

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媿之力化

爲夷蠻水浮陸走

吳郡賊水浮陸行方舟結駟

丹旄翩然至

誠感神返葬中原

歸葬既克返葬

遭時艱難百

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

一作敬薦蘋蘩以

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

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主名迺有聞

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重慙苟容

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  
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賭靈車有志弗及長負  
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  
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  
舊史志云貞觀中魏鄭公等議嫂叔服云或有  
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幼勞鞠養情若所生分  
寒共飢契闊倍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  
其死則推而遠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  
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引都則竭誠  
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  
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  
返之幼養于嫂服暮以報可爲學士大夫法也

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

塋音營說文曰墓也終天

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 祭十二郎老成文

名老成成公兄之子兄會早卒無嗣以  
老成繼見韓滂墓銘老成卒于江南廬  
山舊室公時在京師補老成率府參  
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長曰百川老成  
其季也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  
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  
祖介會介及  
公啓仲卿子

年月日季父愈

一云貞元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聞

汝喪之七日

七字無

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

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

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

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

孤苦

零丁各弱自蜀志李密陳情之言

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

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拍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爾雅以意思焉謂之意亦未知其言之

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

二年吾佐董丞相幕

一無幕字

于汴州汝來省吾止

一歲請歸取其孥

也妻子

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

汝不果來是年吾又

一無又字

佐戎徐州使取汝者

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

亦客也不可以久圖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

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先一作而字没乎吾

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

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漢書漢官秩

千石至斗石石月十斛州縣佐史之類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

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

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

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

之衰者其能以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

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  
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

謂始傳聞老成卒時凡乎皆疑辭也

嗚呼

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  
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  
乎少者疆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  
以為信也夢也而一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  
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二者皆凶嗚呼  
其信然矣信信一無字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  
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  
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

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

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

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其與幾何

杜云言將不久死如一作有知其幾何離一作

其無知悲不知一字無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

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

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謂汝之子始一歲謂湘也吾之子始

者又可冀其成立邢相後登長慶三年進士昶

生縮衮縮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

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其不可冀其成立也其

文蓋公謂喜性復善自道者在當時士對後二

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龍崗汝去年

書云此

一作

得軟脚病徃徃而劇吾曰是疾也

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

一無字嗚呼

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

極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

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

問家人以日月如耿蘭之報不知當時

月

一作月日家人謂六月十七日老成家

蓋東

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傳

一作

以應之耳

言歿以六月二日者亦妄也此言老

成之歿皆得於傳聞不知果何日也

其然乎其

不一作不其然乎今吾使達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

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

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

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葬一無終葬字汝於先

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焉焉一無字嗚呼汝病吾不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以相養共居生一云

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得遷其棺窆

窆音波驗切不得臨其穴吾行一作何負神明而

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

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下角一作生而之一作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  
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  
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  
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  
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  
終汝其知耶其不知也一有字耶嗚呼哀哉尚饗

### 祭周氏姪女文

備註周况之妻韓俞之女於公爲姪女  
公時爲中書舍人元和十一年也其詳

見公所  
誌墓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

周氏二十娘之靈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尚饗

### 祭姪孫滂文

補註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爲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爲潮州相滂二姪孫實從行其年冬公移袁州滂至袁得疾以卒遂葬袁州郭南其詳見

公所誌墓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

於輦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此將謂成長以與吾  
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  
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  
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  
何有極尚饗

###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李干之妻干有墓銘謂李氏二十九  
娘則公之姪女也皇甫正諱公墓公  
六女長婚李漢次樊宗懿次許嫁陳氏  
餘未辨而唐路隋傳又以蔣係為公婚  
其二逸焉若夫周况張徽妻則俞之女  
李翱妻則奔之文皆以姪女見于公集  
此其李干妻歟公常諱干墓曰太學博  
士頓丘李干余兄孫婚也年四十八長

慶二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  
其妻墓而合葬之則于為公姪孫婿而  
二十九娘者于之妻明矣  
其日合葬者先于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相以  
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  
警言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  
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  
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毋孰慰  
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  
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和四年進士長慶元年七月甲辰出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勳囚其節度  
使張洪清以反撤時爲節度判官以罵  
賊遇害朝廷贈給事  
中詳見公所誌墓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  
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  
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  
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平聲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身王剛幹  
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  
以望吏嗟咨董年八十也他浩御史闕人奪之

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揀府遷幽都頑悖未孚  
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板惟義  
之趨豈利之踐虺豸發覺闔府屠刺償其恨祀  
君獨高脫露刃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謀謹  
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  
雖愚無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  
嘉之贈官近待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  
從才惟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一作  
於葬與一作與一作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  
哀哉尚饗

祭女孥女文

名孥女加切集有墓銘  
四女也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公以  
秋官言佛骨出刺潮州其年二月二日  
女孥死于商南魯峯驛即壑道南山下  
其後公爲京兆尹以長慶三年十月四  
日發其骨歸葬河陽先原此文發歸旧  
所以祭也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姪以清酒時菓庶羞  
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孥女之靈嗚呼昔汝疾  
亟一作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  
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  
亦隨謹扶汝上一作與走朝至暮莫大一作雪水

寒

霜一作

傷汝

女一作

羸肌

撼頓

險阻

不得

少息不

能食飲

又使渴飢

死于窮山

實非其命

不免水

火父母之

罪使汝至

此豈不緣

我草葬路

隅棺

非其棺既

瘞遂行誰

守誰瞻魂

單骨寒無

所託

依人誰不

死於汝即

寃我歸自

南乃臨哭

汝汝

目汝面在

吾眼傍汝

心汝意寃

寃一作宛可忘逢

歲之吉致

汝先墓無

驚無恐安

以即路飲

食柔

芳一作

甘棺輿華

好歸于其

立萬古是

保尚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三